

大漠戈壁筑天路

——京新高速公路临白段施工侧记

翟超

编者按：

京新（北京至新疆乌鲁木齐）高速公路全长2540公里，总投资370亿元，是亚洲投资最大的单体公路建设项目，“一带一路”标志性工程，还是继青藏铁路后又一具有典型艰苦地域特点的代表性工程。公司参建的临白段第三标段，施工长度为36.9公里，是全线最艰苦、自然环境最恶劣的标段，穿越我国四大沙漠之一的巴丹吉林沙漠，途经200多公里的无人区，无水、无路、无电、无通讯、无人烟，几乎与人类现代文明隔绝。建设过程中，参建人员饱尝艰辛。他们用汗水与执着铸就天路，同时，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将来一定要领着媳妇和儿子回来，重走一遍京新路，好好看看额济纳的胡杨林，给她们讲讲这里的故事。”施工员姜涛显得格外高兴，他把手机递给同事，将自己的身影同硕大的红色主席台定格在了一起，身后的一排大字格外醒目——北京至新疆高速公路临河至白疙瘩段通车发布会。

2017年7月15日，公司参建的世界穿越沙漠、戈壁最长的高速公路京新高速公路临白段工程举行隆重而简朴的通车仪式，为项目部员工在无人区里建设“超级工程”的故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在无电、无水、无电、无通讯信号的环境里，仅用两年半时间建成这么一条高等级的高速公路，克服的困难简直难以想象。”项目副经理李强感慨地说。

2015年春节前夕，京新高速公路临白段开工。李强带着姜涛等首批施工人员，从海滨城市大连出发，辗转两千多公里，来到西北边陲的额济纳旗。“沿途四面望去全是光秃秃的沙丘、石滩，



通车发布会 翟超摄

除了零星的骆驼刺，唯一见到的活物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走到哪儿，哪儿才有了路！”走南闯北二十多年，干过十余项大小工程的调度乔学成，刚进现场几乎傻眼了。

“要不是雇了当地人作向导，都进不了戈壁滩。”专职司机曲寿军说。项目建设初期，车辆进现场迷路是常事，来时找不到路，回去时不认路。“300多公里，全是搓衣板一样的沙石路，颠簸受累都不怕，就怕半道抛锚或没油。”由于运距远，便道不好走，送料的罐车、货车，经常有坏半道的。夏季白天40余度，冬季夜晚零下20多度，困住只能等待救援，缺水少食还好解决，更换配件最少十天半个月。

“物资补给，是项目部施工遇到的一大障碍。哪怕是一个钉子，一滴油，都要从戈壁滩之外运进来。必须打好提前量，要不就制约现场施工生产。”乔学成说。工程从始至终，钢筋、水泥、砂、石等原材料、机械设备、后勤物资全靠车辆运输，过程顺利的情况下，短则20个小时，长则4天，赶上车辆迷路、抛锚，或者刮沙尘暴，就没准儿。项目部每天晚上7点坚持开生产调度会，头等大事便是研究现场物资、设备等需用计划。

无路只是诸多难题的一方面，更困难的是无水、无通讯信号。项目部所处标段既打不出地下水，又未设供水管网，施工和生活用水均从一百公里外一处矿井拉水。“这



测量工的剪刀手 翟超摄

时间一点点过去，二十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道路两头仍不见任何动静。在近乎绝望的时候，从工地的方向迎面驶来一辆甘肃牌照的面包车。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我们不顾一切将车拦截了下来……看来，我们命不该绝！

2016年7月12日 沥青路面贯通了

2台摊铺机分别推着2台装载机缓慢向前，旁边3台碾压机在如同黑色棉被一样的沥青集料上来回碾压。

“还有最后100米，大家加把劲。”总工程师杨光踩着滚烫的沥青路面，一边拍着掌，一边在呛鼻的沥青气味中用力地喊道。大风夹杂着沙尘，拍打在他头顶红色的安全帽上“簌簌”作响。施工机械发出的巨大轰鸣声，几乎掩盖了他的声音。

“贯通啦！”杨光几乎扯着嗓子喊起来，现场施工人员互相拥抱在了一起，灰黑的脸上洋溢着笑容，格外灿烂。不一会儿，天色昏沉下来，在暗黄的大地与青灰的天空之间只剩一条明显的缝隙。豆大的雨点从头上掉了下来，砸到炙热的沥青路面，变成一缕青烟，乌黑的路面上只留下一片清晰的黑印。

戈壁滩几乎很少下雨，来得猛，跑得

也快。雨后的天边居然挂着一道绝美的彩虹，如梦如幻，似乎是要让大家记住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

2016年7月2日 “一航，快看，你上央视了”

项目部qq群里弹出一条消息，顿时炸开了锅。这是央视财经频道《第一时间》栏目播出的一则新闻。

“一航，快看，你上央视了。”

“厉害了，我的哥！”

“我叫我一航，今年29岁，是中国交建京新高速公路临白三标项目的一名工程师……”镜头里的小伙脸上略显青涩，皮肤黝黑。

“两年辛苦，上回央视，值了！”

水看上去发黄，闻上去发臭，尝起来又涩又咸。”李强说。由于碱性大，水质差，根本无法饮用。即使这样的水，用起来还捉襟见肘。最艰苦的时候，全员实行配给制，一人一星期只有一小盆，大家最长三个月没洗澡。为了省水，光头一度成为职工统一发型。

“进入戈壁滩，就与世隔绝，与家人失联，我们已经习惯了。”姜涛说。2015年10月之前，工地现场长达10个月没有通讯信号。项目部在50余公里外找到一处信号微弱的山头，每晚9点派人派车专门与外面的同事联系，收发信息、安排需用计划配置等。“山上信号不稳定，一条信息有时要耗半个小时，12点后回驻地是常事。”姜涛说。即便后来接入了光纤，受施工影响也时好时坏。大家私下常说的一句话是：亏欠家人太多。

戈壁滩气候干旱，夏季高温，冬季酷寒，且昼夜温差极大，土地沙化严重。工程人员刚进场时，正是寒冬腊月，按照业主和集团总包部要求，必须在一个月内修出施工便道，节后具备驻地施工条件。测量队6个人在零下20几度的严冬里，背着100多斤的测量仪器，在沙漠里艰难跋涉。测量员们常常脸上寒风扑面，背心透得冰凉，10米一个断面，2米一个点地勘测，终于在农历小年前完成了70余公里测量任务。戈壁除了冬季，就是夏季，一个似冰窟，一个似烤炉，都是人间炼狱。此外，还有时常光顾的沙尘暴。“大风一刮，绵延几十上百公里的沙尘暴遮天蔽日，打到身上特别疼，而且无孔不入，呛得人难以呼吸。”李强轻描淡写地说道。

塞上7月，风光绮丽。望着苍茫的戈壁滩上，通往天际的黑色长龙，姜涛长舒了一口气，可以回家了。今年的金秋十月，他或许能带上家人，同四面八方的游客一起踏上“大漠天路”，来到神奇美丽的额济纳，看看大漠胡杨的壮美风光，讲讲曾经难忘的故事。



建设者感言

因为责任担当，远离都市繁华。挥别亲人朋友，勇闯戈壁荒漠。在与世隔绝的无人区里，披星戴月，战风斗沙，寒冬酷暑，历经两载。尝尽百般艰辛，终使大漠现坦途。在这里，我们创造了公路建设史上的一个壮举，共同书写了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李广清



乐观的京新高速筑路人 翟超摄

曾忆否漫天风沙，思亲人尤为牵挂。洒汗水奋力前行，共筑梦广传佳话。

——王海超



终于有信号了 任强摄

三千年的等待，只为你的到来！轻轻的，我来了！用心浇注您的满意！轻轻的，我走了！留下航三人拼搏的汗水和足迹！不带走一片云彩！——潘斌



辛勤筑路 翟超摄

谁都知道，路，是由铺路石筑成的。没有铺路石，就没有四通八达的平坦大道。铺路石，把自己的生命凝聚在水泥和沥青之中，毫无怨言地承载着来来往往奔驰的车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微小的生命悄无声息地化为尘埃。铺路石，就是忠诚、奉献的象征！铺路石，就是京新铺路人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王叔阳

秘境往事

筑路无人区随笔

翟超

2015年2月28日 奔赴远方

正月初十，天气晴朗。下午一点，项目部一行18人在大连周水子机场集合，准备前往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经过三小时飞行，顺利平安地降落到西安咸阳机场。当晚在机场附近住下，第二天再转机直奔额济纳。

据年前去过的同事讲述，那里没有广阔的草原，见不到遍地牛羊，只有满目荒凉。即使这样，第一次外出工作，我还是满心期待，兴奋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希望不会比电影《无人区》里的环境差吧。

2015年3月3日 初识额旗

工地现场的一张采购清单，罗列了各种零碎的东西，被褥、电暖器、水壶、暖瓶、大桶水、粮食蔬菜等，都是急需的物品，第二天须运进工地现场。新年还未过完，各类店铺大门紧锁，唯一的市场里物资紧缺，价格奇贵。

额济纳旗只是一个小镇，横竖不到两公里，三四条主要街道，一条近乎干涸的小河穿城而过。据说金秋大漠胡杨很美，但不是季节，寒风之中矗立在沙石之上的枯干，总是感觉孤寂和凄凉。

2015年3月8日 水土不服

早上醒来，又开始嗓子发干，嘴唇发涩，鼻子出血。昨晚放在地上的一盆水，只剩下个盆底。

连续一周，每天三餐，全是兰州拉面。十有八九，我这是上火。

项目部在额旗租的办公点正在装修，还需一段时间食堂才能开伙。一遍遍告诫自己，不吃面条，多喝水……

2015年7月19日 戈壁遇险

车辆已过边防检查站一百公里，距工地现场还有两百公里。出门不看黄历，运气真不会太好。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戈壁滩里，先有爆胎，后遇抛锚，电话还打不出去，我和司机机晓琳两人彻底傻眼。夏日戈壁滩烈日炎炎，车里车外一个温度。除了干等，只能赌运气，等待救援。



京新高速公路临白三标段第十分部工程 翟超摄